

敬言世通言

续编

听风堂主人 选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敬世通言 续编

听风堂主人 选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20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警世通言》续编/听风堂主人选编.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4.10

ISBN 7-5302-0347-9

I. 警… II. 听… III. ①话本小说-中国-古代-选集②短篇小说-中国-古代-选集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3239号

《警世通言》续编

JING SHI TONG YAN XU BIAN

听风堂主人 选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宏伟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25印张 492000字

1994年9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 4001—10000

ISBN 7-5302-0347-9/I·333

(精)定价: 24.00元



出版说明

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冯梦龙编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精选了宋元明三代优秀白话短篇小说共一百二十篇，出版之后历代翻刻不绝，直至今日“三言”之各种版本仍是畅销不衰。“三言”之后，自明末到清代中叶（1628——1795），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进一步繁荣，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各种小说的专集和选本累计达六十种之多，单篇的作品在千种以上。这上千种作品各自品位不同，高下有别，精华与糟粕并存。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便于广大读者了解古代白话小说，本社特约请研治古典小说的专家听风堂主人，从明末到清代中叶的千种以上的作品中精选一百二十篇，分为《〈喻世明言〉续编》、《〈警世通言〉续编》、《〈醒世恒言〉续编》三集，每集四十篇，以飨读者。

《“三言”续编》中所收作品的题材包括爱情、世情、艳情、公案、侠义、灵怪……囊括了古代短篇小说所有的题材类型。这些各种题材的故事，从不同的侧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清两代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不同阶层各种人物的性格心态，尤其突出的是活画出下层社会的多姿多彩的风貌。一百二十篇作品的情节极富创意，故事新奇曲折，引人入胜，出人意表，却尽在情理之中；语言性格化，口语化，通俗流畅，有着浓郁的生活



气息。《“三言”续编》在题材多样、思想深度以及叙事技巧上，都可以说是“三言”的继承和发展，代表着一百六十年间白话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平。本书对所选作品不作一字删节，保持了原作的风貌，这样一是可以为广大读者窥视明清白话短篇小说提供一个窗口，二是使其在研究明清白话短篇小说方面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受成书时代的局限，某些作品不免会存在一些封建性的糟粕，相信读者会批判地阅览。可以预期，《“三言”续编》将同冯梦龙的“三言”一样，成为广大读者喜爱的广为流传的古代短篇白话小说集。

目 录

第 一 卷	侠女驱寇折狂且	(1)
第 二 卷	百和坊将无作有	(19)
第 三 卷	代姊嫁福自天来	(33)
第 四 卷	侯官县烈女歼仇	(49)
第 五 卷	返魂两度续香勾	(76)
第 六 卷	狠毒郎图财失妻	(92)
第 七 卷	贤县主天配良缘	(103)
第 八 卷	移妻换妾鬼神奇	(119)
第 九 卷	白镵动心交谊绝	(133)
第 十 卷	轻薄结义反结冤	(146)
第 十 一 卷	莽书生强图鸳侣	(170)
第 十 二 卷	曾司训巧计完璧	(190)
第 十 三 卷	士美女妆奸淫妇	(204)
第 十 四 卷	寄梅花鬼闹西阁	(218)
第 十 五 卷	淫妇背夫遭诛戮	(236)
第 十 六 卷	男孟母教合三迁	(250)
第 十 七 卷	月下老前缘错配	(267)
第 十 八 卷	贼眼郎刻意求亲	(282)



第十九卷	改八字苦尽甘来·····	(301)
第二十卷	绝处逢生巧姻缘·····	(310)
第二十一卷	谢夫人智屈权贵·····	(330)
第二十二卷	真义士一絨收功·····	(343)
第二十三卷	月仙割爱救亲夫·····	(359)
第二十四卷	铁尚书一门忠烈·····	(384)
第二十五卷	错赤绳月老误缘·····	(403)
第二十六卷	失千金福因祸至·····	(412)
第二十七卷	仗义仆浪子回头·····	(433)
第二十八卷	奋鹰击书生仗义·····	(447)
第二十九卷	亲姐妹迥别荣枯·····	(460)
第三十卷	吹凤箫女诱东墙·····	(484)
第三十一卷	巧丹青跳出罗网·····	(502)
第三十二卷	浪婆送老强出头·····	(524)
第三十三卷	周于伦以妻易母·····	(532)
第三十四卷	鬼输钱活人还债·····	(549)
第三十五卷	奴婢并受两丹诏·····	(569)
第三十六卷	瞿凤奴情愆死盖·····	(594)
第三十七卷	有才将巧以成功·····	(615)
第三十八卷	变女为儿菩萨巧·····	(627)
第三十九卷	贵池女冰心独抱·····	(640)
第四十卷	龚信脉药冠医林·····	(655)



[illegible]

举世姝姝尽女流，堪悲习气阴入柔。
当机蓄缩疑如鼠，逐浪浮沉媚若鸥。
谁解横戈驱寇盗，竟能掉舌屈公侯。
古来节侠应无似，读罢还为巾帼羞。

我尝看传奇，里边有个红线女子，在田承嗣百万军中，床帷之间，取他金盒，如入无人之境，承嗣因此惧怕，不敢作乱，后来此女成仙而去。又书中聂隐娘，为老尼引入山中，教他剑术，飞身而上，能刺虎豹、断猿猴；然后挈他入都市，见那贪婪奸酷的仕官，强梁狡险的士民，老尼数他过失，令隐娘取他首级，虽然遇着稠人广众，寂然不觉。咳！如今时那里还得这样的人，把这一些作恶害民，再驱除几个，他也因此有些警惕，也是为百姓造福泽，只是杀不得这许多耳。后来隐娘自己配了一个磨镜子的匠艺为夫，也得成仙去了。由此看来，这都是些奇女子，都是脱却脂粉本色，独显英雄伎俩的。但人都道，这样事总出自文人戏笔点缀，不是真事。不知天地间的事，何所不有？有那

得志的女中丈夫，如隋时冼氏，他剿除岭南溪洞蛮夷，封石龙郡夫人。唐时唐高祖女、柴绍妻，起兵助父，号为娘子将军。金有绣旗女将，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的。杨氏若不得志，他这一种英锐之气埋没不下，自然也做些事业出来。在我国朝，著名的有瓦寡妇，曾佐胡总制平倭，近日有石砮司文官秦良玉，他累经战阵，在远东也曾有功，在四川平樊龙、樊虎。谁道女人但会搽脂抹粉，刺绣描花，奇异的守节殉夫，没这种英雄气骨？就我所闻，有个辽东女子，虽是一个不得其志，不能大展作用的，他却能有才韬敛，安命与庸夫为偶，到后来也略见了一些手段，又不为富贵所动，从一而终。这真是当今一个节侠女流了。正是：

寒梅一树隐空山，独向清溪弄玉颜。

劲质纵交霜雪妒，幽姿不许蝶蜂攀。

这事在万历年间。日本倭奴关白作乱，侵占朝鲜，夺了王京城，国王逃到我辽东边外。他是文物之邦，向来朝贡不缺的，上本请救。这时中国官长，有道：“朝鲜是我臣伏小国，若不发兵救援，大不能恤小，失了四夷的心，以理当救。”有道：“中国与倭奴隔绝，全恃朝鲜；若是朝鲜一失，唇亡齿寒，以势当救。”又有道：“不当劳中国事四夷，开边启衅，不当救。”此是彼非，下廷臣议了几时，定议东征，用都御史杨镐为经略，用都督李如松为大将，调动薊辽、宣大、延宁、甘固、川浙兵马，在辽东取齐。这一动，便有一千废闲降黜的武官，谋充将领；一千计处转王文官，谋做监纪参谋；一千山人蔑片，优童方术，冒滥廩粮；一千偷儿恶少，白棍游手，钻为队哨。好笑：

鸳鸯皆鹅鹤，猿猱尽虎貔。

何谋能报国，只是吸民脂。

维时有个罢闲参将，姓方名法坤，祖籍徽州，夤缘了一个

营兵游击，领了一枝南兵，带了个儿子方隅，又有几个家丁方勤、方勇、方忠、方兴、方刚等，总是嚼着国家，做他的仆从，一路出了山海关。因各镇尚未齐，着他暂住辽阳城外。当日国家物力全盛，粮饷充足。大凡行军积弊，名曰一千，实只八百，上下通同，就是官来查核，也只循前条旧例。将官个个有财物，兵丁个个有银两。且又加上沿途的赏犒，撞着辽东地面野餐繁多，食物不贵，那些兵丁手中，极其充裕。又不行军对敌，所以大家没事，将官与将官嫖赌吃酒，军士与军士嫖赌吃酒，在在皆然，不但方游击一枝兵如此也。

中原黎庶悲敲朴，绝塞貔貅正啸歌。

这家丁之内，唯有方兴的年纪小，却好只有二十二三。年少的人，见了众人嫖，也不免动心。他却也有些算计，想道：“如今辽阳嫖人的极多，就是似鬼的娼妓也都长了价钱来了。况且一去看时，同伙吹木屑的又甚多，东道又盛。辽阳女人倒也相应，不若我讨上一个。目前虽多费几两银子，后来却不要日逐拿出钱来，况且又得他炊煮饭食，缝补衣衫，照管行李。”想来想去，动了一个娶老小的念头了。常日在一个佟老实冷酒店里打独坐吃，闲话中与佟老实婆子说起娶老小的事来。这婆子接口道：“长官，果然你一心要寻个人儿么？我有一个姑夫，姓曲，他少年的时候，极会些武艺，极是有名的人，如今也老了。他有个女儿唤做云仙，也生得几分颜色，年纪有十八岁了，他要招人。他家事也好过。也有一个儿子，已娶媳妇。他是养得起你的，不必要你养活。长官你果然要娶，我做替你说这事，没有不成的。只是事成之后，不要忘记了我这门子穷亲戚。”方兴回道：“若得成了这亲事，你便是我的姪母，我便是你的外甥女婿了，我定然尽心来孝敬你这舅婆。”两个说着笑了一回散去。这方兴也只当作个闲嗑牙，解些愁闷，不料想这婆子果然用心

说去。

全凭三寸舌，结就百年姻。

去时，值老曲不在家中，先与曲大嫂相见，道：“姑娘年纪大了，到如今不曾有亲，我着实的留心细访，没有个可意的。昨日有浙江方总兵一个亲用的人，年纪也只好有二十岁，人品生得极齐整。方爷也极信用他，他说的就是，所以极有银钱，身边的银子也落落动。我想他日后，方爷与他毕竟做些功劳，那一条金带便是稳稳的了。今现在这里亲自寻亲，隔壁祖家、黑家都肯把女儿嫁他。我给他两家子破了，说穷得紧，女儿又生得丑陋，特来给我外甥女说。两下里年貌相当。若是不出家出征，自在这里了；若是出征，他去了，身边这一块，定然落在你家里。”曲大嫂听了，早已动火，有二分愿意。

正然说话间，老曲走来。曲大嫂便道：“姑婆今日特来与姑娘作媒。”老曲道：“好好。”叫女儿道：“云仙来陪姑娘。”他自上外边去，打了几斤茹茹烧，切了几片驴肉羊肉，一齐在地上坐了。那时儿子曲从规也回来，佟婆又将从前说的亲事，又对他说。说到人品齐整，曲从规便插口道：“这说的不是那五短身材，白团脸儿，不曾有须的那后生么？半月以前，我来看姑娘的时候，见他戴着京帽，穿着玄纁箭衣，快鞋简银鞢带，独自一人在你家吃酒。见你叫他方爷，想必是这人了。这人也其实人物尽看得过。”佟婆道：“自古说是，媒若看不过，我自然也不来说了。难道与你妹子不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好夫妻么？他这一顶纱帽，将来自是不少的。我看你妹子，生来的像貌，确乎是个奶奶。”老曲道：“他原是南人，他要南去，可怎么样？”佟婆道：“他又不是方参将的亲生儿子，他征东回来，要在这里住，成家的了。”曲大嫂心里，却也要成就这头亲事，忙接口说道：“受恩深处便为家。我一家子待的他极好，姑娘又与他也过

得恩爱，他自然也不想回去了。”老曲说了这一段话，就把眼儿去偷瞧女儿，见女儿只把手去撩鬓，半天一句也不言语。老曲心里想，他女儿定然意下亦肯了。佟婆又道：“千里姻缘一线牵，我说的不差。”老曲便点头允，一伙子人吃了酒，都散讫。

凭将月下老，绾定足间绳。

佟婆回去，到了店中，巴不得天晓。早早的起来，也等不得方兴来，一连捎了几个信去叫他。恰恰的遇着他，正值方参将差他出去送礼，又不得闲。隔了两日方回来，走到店中，佟婆迎着道：“好人，我为你费尽了多少心机，费尽了多少唇舌，你却到羊儿马儿。你不要蹉过了这个喜神。”方兴道：“其实是不得闲在家，所以没来。但凭你主张罢，只要个人儿略像样些，会得炊煮针线才好。”佟婆道：“一表人材，百能百会，只管放心。要是娶了的时候，管叫你一脚跌在蜜缸里，快活到底。”方兴听了满心欢喜，就从身边取出五七钱银子，买些酒肴，在他家请佟婆起媒。不上三五日间，一撮一成，用不过二三十两，早已成就这段亲事了。两下里择了一个吉日良辰，拜堂成亲。彼此偷睛观看。这方兴看那云仙：

鬓绾乌云，脸痕薄带阴山雪。黛飘柳叶，眼溜秋波冽。

袅袅腰身，不勾些儿捻。初生月，画裙深掩，一瓣莲新折。

——右调〔点绛唇〕

云仙也看那方兴：

长臂如猿，英姿如虎，磊落赋雄才。更星眸炯炯，丰神奕奕，韬略满胸怀。真是儿家好夫婿，年齿廿，方才似凤求凰。一双两好，行乐在秦台。

——右调〔少年游〕

两下里年纪都大，干柴烈火，自然似胶如漆。老曲的家事也说过的，不用靠女婿。方兴身下也有两个铜钱，性又挥洒。老

曲与他取个表字，叫旺之。同伙的家丁，来暖房吃酒，且是热闹。一家们甚是相得。但是云仙作事灵变，手脚上也利便，性格又极温厚，不大肯言笑。喜的方旺之虽是个少年南人，出身军伍，也不过干些被窝中本分实落工夫，不好去嘲风弄月，两下且是浑帐得过。

轻盈女正娇，潇洒郎方少。

相对足生欢，琴瑟自同调。

似此半年有余，各镇兵已齐，朝鲜求救颇急。经略下令，各路择日过了鸭绿江，向平壤城。此时方游击身边支的月饷，隐落的缺兵钱粮，并所收的军士节献，去除军士的粮犒，总有数千。要带在行囊中，太重滞；要寄在辽阳去处，又没得托相识的。心生了一计，申文总镇道：“在燕日久，硝磺、铅弹、弓箭多有损坏缺欠，乞给批回南购买。”就差儿子方隅，假作名色把总，乘机回家，选了六个健丁并两个家人护送。此时众家丁俱各在辽日久，朝日嫖赌浪费，到如今也弄的没得看，没得赌了。倒不如方兴，一窝一块，手里还得从容。众人也有些醋他，合口道：“方兴年纪少壮，又耐得辛苦，该方兴跟了公子去。”方参将听了众人的话，就遂即差了方忠、方兴同他们去。方兴苦苦的推辞不了，回到家下，好生不乐。

新婚方燕尔，相得如鱼水。

怪煞风浪生，催人别离起。

没奈何，只得对云仙说：“我在此处，与你甚是相好，你一家待我甚厚。不料主人差我送公子回南去，目下就要起程。我放你不下，如何是好？”云仙道：“你此去，不知何时回来？既放我不下，何不与你同去？”方兴道：“我怕你父亲不肯舍你去。”云仙道：“嫁鸡逐鸡飞，却不道出嫁该从夫吗？”次日方旺之果舍不了他，开口对老曲说。老曲摇头道：“你自去罢，这女儿我

可舍不得。”倒是云仙道：“父亲，你当不仔细。如今我是他的人了，若是他抛了我去不来，岂不累你老人家么？”方兴又央佟婆去说道：“女大外向，你老却不能管得他到底，叫他跟了去罢。”曲大嫂又怕留下姑娘要他养活，也撺掇道：“心去意难留，留下结冤仇。姑娘要去，还听他去为是。”撮撮哄哄，老曲只得依了。方兴就去禀明公子道：“小人有个妻子，要带了回去，小人自备鞍马行粮。”方公子道：“女人同行，未免累赘。”方兴道：“一路上也是男扮。多一个人，路上也壮观些。”公子道：“你自己度量度量，要是带去，须带得，方可去。”

方兴就买了匹点子青卷毛鞞马，制些衣服弓刀。买到家中，云仙把刀看了一看，说：“这刀只好切菜。”又把弓接在手看了看，搭上弦，拽一个满弓，道：“这弓软，不中用。还得再去寻张弓来。”方兴看见，吓了一跳，说道：“这弓已有五六个体力，还说是软。公子怕你不会骑马，你且试骑骑看。”方兴初意，自骑这点子青，拣匹稳的马与他骑。这一番见他会开弓，就把他的坐骑给他骑上，看他驾驭。门前是个空地，方兴牵过了马来，这云仙一拍鞍子，跳上马去，加上一鞭，撒了一撒髻头，四个锡盏子搅雪的一般飞去。

去若辞梁燕，回如掠地风。

轻红飞一点，桃泛禹门中。

须臾数里，跳下马来，面不改色。方兴咬着指头道：“我却看不出，你有这样伎俩。”去拿了几张弓，任他挑选。挑选了两张，夫妇佩带。夫妇各一口好刀。这一日就起了程，云仙与方兴一般，带顶绒帽，头上狐尾围脖，玄纁箭衣，白绫里暖腰，脚踏一双皂靴，左弓右刀，一壶箭，壶中一面小小令旗。拜别了老曲父子、曲大嫂，飞身上马。

寒毡一点覆云阴，不扫娥眉懒插簪。

驱马春纤时露玉，问程絮语欲铿金。

余香挥袖飘犹远，巧态回身弱不任。

疑是木兰归入塞，丰标直可付清吟。

老曲在门前洒泪相送，道：“大姐，保重前途！”叫他哥骑了马，远送一程，赶上大队。总是十骑马，哨马中各带了千金。方兴领妻子见了方隅，他把眼一睃，见他尽有好几分人物，但他一心只顾在银子上，也不去思及女色。一行人自河东到河西，过广宁、锦州、宁远，抵山海关，主事验了批文放进。一路早行晚宿，渴饮饥餐。云仙拴行李上马快便，不要人服事。方忠还是个寻常女子，说：“嫂子腰疼么？少了琵琶，做不得昭君出塞哩。”云仙也只是不答理他。

到了雄县，便有两个不尴不尬的，搀前落后，傍着他这一千人同走。众人倚的是人多，彼此也都放不到心上。这云仙早已会意，他把弓遂出了袋，绾在右膊上。方忠见了，道：“嫂子，你也开得弓么？你递这等一枝箭与咱瞧上一瞧。”这云仙也只笑而不答。离了任丘十余里地，日将沉西的时候，只听见风响了一声，那两匹马从后面撞上前去。云仙见了，将两只脚把马的前足拘了一拘，僵绳一煞，就落在后边。见那两个人放一枝箭，早从方公子的耳根上擦过来。方公子一声“阿呀”，只见一闪跌下马来。两个军徒急跳下马来扶时，那两个响马已到，拿着明晃晃的两口刀，砍断稍绳，就提哨马。不料想这里云仙一箭已到，强人才提着哨马，左臂上就中了一箭。哨马重一坠，也落下马来，那匹马飞也似去了。这强人待来救时，云仙这里又是一箭，也从耳根边擦来。那强人见势不好，就飞马逃生。说的時候迟，做的时候疾。云仙早已赶来了，跳下马，将坠马强人按住，众人解稍绳捆了。

弓开秋月圆，箭发朔风劲。

纵是绿林豪，也难逃首领。

看方公子时，在地下抖做一堆，两个人搀扶不起。众人撮他上了马，一行人又喜又愧，喜的财帛不失；愧的是八九个男人没用，还不如一个女子。簇簇拥拥，将强人交付到县里。

晚间方兴道：“我枉了和你相处半年，不晓得你有这样手段。今日虽然得了胜，那响马定不死心，我怕他再来翻冤。”云仙道：“这事也是有的。总而言之在我罢，保你无事。”次日又收拾起身，众人也怕响马再来复仇，都有些皇皇惑惑。方公子道：“云仙，我这性命在你身上了，这一来他定然伤人。”于是云仙在前，九个人在后，弓上了弦，刀出了鞘，紧紧簇做一团走。云仙笑道：“怎这样的慌张？”行的将近景烟，果然七骑又从后跑上前面。云仙叫众人 and 公子列在一边，他带着马立在当道。他那里放下一枝箭来，被他一弓稍打落草间，又有两枝箭一齐下来，他把那弓一拨，都不得近身。后又四枝箭齐发，他一个蹬里藏身躲过。这云仙便高叫道：“我曲云仙也要还礼了。”正待放箭，只见那些强人滚鞍下马，喊道：“不要放箭！咱们不知是女将军，冒犯虎威，如今再不敢了。”云仙道：“你既知道了，去罢。”言毕，只见那七个响马果然跳上坐骑，向南而去。

猎猎西风日色低，妖服虜只□单骑。

笑来巾帼偏豪杰，羞杀弓刀介冑儿。

原来云仙父亲，当初也做这卖买，云仙十四五，也随了出来，力敌万夫，百发百中，北地上尽知名的。因老曲年老，家道也好过，不出来了，故此有这节事。

云仙回看公子，正伏在马上，口里喃喃的，许齐云山真武上帝良愿。云仙道：“去了，趲行罢。”公子道：“也说的有理。道他后边来，还从后边去，是个散讧了，他倒上前去。定是这几个弄你不倒，再去寻几个人做帮手，断你的路。”云仙道：

“他不敢。他是怕前面有不知道的，怕着我手，所以前去先送个信。如今一路上可保没事了。”公子道：“这些响马，怎么都晓得你？”云仙讳言道：“我与父亲常送辽东标往南去，故此知名。”这方公子还半疑半信。所喜自德州、茌平、献县，直至邹县，一路上毫没些儿阻隔。宿迁下船入淮，过高宝瓜阳渡江，到了家中，这番是黄金入柜了。方公子孺人出来恭喜丈夫，问他路上平安。方公子说：“一路上全亏了方兴辽东新娶来的妻子，两次遇盗，却亏他打退了，路上些毫不失。叫做云仙，是天底下下一个英雄女子。”领了来见孺人。此时一到家中，这云仙早已另换衣服改妆了。

髻绾乌云宫样梳，猩唇一点似朱涂。

些儿不带英雄气，窈窕依然仕女图。

孺人也尊重他，见了云仙道：“一路上辛苦了。”不要行礼，不叫他叩首。仔细把他一看，说：“倒也是个轻盈女子，怎做出如许的事功来？”自己去取了一枝银簪、一对银环、两套衣服与他。方公子重赏方兴与云仙，犒劳众行健，写封家书，着他还到父亲军前。一家儿初时听得说云仙甚是凶勇，都有些忌惮他，争强不示弱，呼大喝小，不知他却极是温柔气和，绝没些狠恶态度。方兴自见他路上光景，也怕他，却相爱相敬，并不欺侮。一家的大碗小的，莫不喜他。

只是方公子，当初钱财上紧，眠思梦想，怕这主财物不得到家；如今也不怕飞去了，却又生出余事来。想道：“我孺人生来憨蠢无才，那像云仙，却生得不长不短，不瘦不肥，眉目儿极疏朗，心性又极灵变。在方兴身边，是一块好羊肉落在了狗口里，可惜得紧。若是我得他作妾，出入之间，男装相伴，旅邸便不寂寞了。若到了边上，他这般的武艺，同他上阵去，得了功来，岂不是我的么？是我的这顶纱帽，还在他身上。